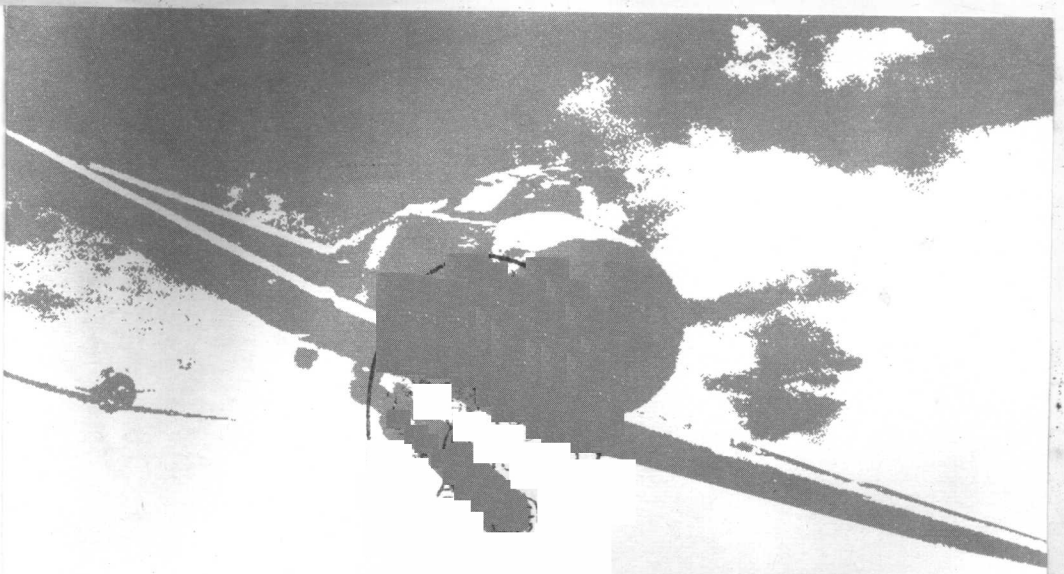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徐克武/著

鼠之刀

SHU ZHI DAO

鼠疫是什么？是小生物的一份仇恨，是小族类的一个阴谋。
抬起人类的大脚，朝它踩去！踩死它！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徐克武/著

鼠之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之刀／徐克武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404-3746-4

Ⅰ．鼠… Ⅱ．徐…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595 号

鼠 之 刀

徐克武 著

责任编辑：金国政

责任校对：李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文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875

字数：348,000

ISBN 7-5404-3746-4

I·2279 定价：22.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天大地大 | 天际 | 海峡之痛 | 鼠之刀

策划编辑：金国政

整体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SHINE STUD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离奇的轰炸 …… 006

第二章 小女孩死了 …… 048

第三章 浮躁与动荡 …… 075

第四章 紧急封锁 …… 118

第五章 短暂的平静 …… 156

第六章 薛岳来了 …… 191

第七章 可怕的火葬 …… 216

第八章 老鼠大游行 …… 232

第九章 疫区的鬼屋 …… 258

第十章 血写的“奠”字 …… 282

第十一章 绝地防疫战 …… 317

第十二章 道士的法术 …… 344

第十三章 恐怖的婚礼 …… 375

第十四章 基地的毁灭 …… 391

第十五章 没有尾声 …… 423

后 记 …… 436

引子

这一天注定不会平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历辛巳年九月十六。晨曦没有像往常一样光临常德城上空，在后半夜里倒是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雾。大雾裹着寒冷的水汽，集聚在城市的上空，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仿佛将这座位于洞庭湖滨的城市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水底。人们在浑然中酣睡，全然不觉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浓雾像浮在水上的棉花，这朵盛开在天地之间的棉花轻絮飞扬，将所有的空隙塞得满满的。拼命透过云层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亮，变得浑浊不堪。在这个宁静的早晨，最为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热乎乎的被窝了。人们开始赖床，准备用最为慵懒的方式来打发这个无所事事的一天。

就在人们昏昏沉沉准备睡回笼觉的时候，数十公里外的高空上，却传来了隐隐的轰鸣声。一架从武汉机场起飞的日军 97 式轻型轰炸机，像哪个人奋力扔出的一把飞刀，挟着一股劲风，划破宁静的浓雾，一头扎向常德城。

驾驶飞机的是年轻的机长增田少佐和投弹手藤井中士，他们奉命到常德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飞机越来越近了，巨大的轰鸣声令天空微微发抖。云层之上，变化万千的云层如同梦境扑朔迷离。飞机在一千五百米的高空贴着波浪起伏的

云层，全速前进。它的前方，便是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了。此时的洞庭湖，像一口巨大的云蒸霞蔚的热锅，似乎马上就要沸腾了。洞庭湖的西边，便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了。这座城市背靠湘西，连着陪都重庆，战略位置十分显赫，就像一块巨大的磐石，阻挡了大日本皇军前进的步伐，令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那群谋士们彻夜难眠，不得不向 731 部队求助，希望通过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将这块拦路石彻底从地图上搬掉。

增田少佐从武汉起飞前，他的指挥官太田澄大佐便告诫他，此行的任务非比寻常。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机翼下面两个黑色的桶子里被他们称之为“死神的种子”的神秘武器，洒向常德城的各个目标。

“报告你们的方位。”机载电台里面传出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

投弹手兼导航员的藤井中士迅速展开地图，熟练地答道：“东经 110°37.2′，北纬 28°55.25′，抵达目标上空。”

“目标地的天气怎么样？”

“下起了浓雾，能见度不足五百米，太田大佐阁下。”增田少佐说。

“快速前进，降低高度。”增田少佐耳机里传来太田澄急不可待的声音。

“是！长官。”增田将操纵杆往下一拉，飞机便像一只饥饿的鹭鸶，一头扎进了深不可测的云海。

当飞机降到三百米以下时，增田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低估了中国人的防空能力。防空警报瞬间响彻天际，地面的炮火像一条条睡醒了的响尾蛇，呼啸着从这架 97 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身边穿过。增田的心缩成一团，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手心里冷汗涔涔。所幸的是，城市上空四处弥漫的浓雾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使他和他的飞机能够侥幸避开那些密集的炮火。

“降低高度！降低高度！非要我们葬身沅水才肯罢休吗？”

坐在增田少佐后面的藤井中士发起了牢骚。

“多亏了这场大雾啊。”早已惊出一身冷汗的增田说。

增田紧紧地攥着操纵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他不仅要注意前方的高层建筑，还要特别留意那些腾空而起的响尾蛇，有些手忙脚乱。他把飞机的马力几乎开到了极限，飞机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在巨大的白雾幕墙上击穿了一个洞，然后隐匿其中。

从一晃而过的视窗下面，增田隐约看清这座城市的模样。这是一座呈椭圆形的古老的城池，高高的城墙把它和外面的乡村隔离开来。城市里低矮的房顶一间连着一间，像鱼儿的鳞片那样紧紧粘在一起，麻条石铺就的马路和密匝的小巷连在一起，如同一根根营养不良的血管。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千疮百孔，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偶尔露出来的一两堵灰白色的墙壁也像乞丐的脸，脏兮兮的。

从东京来的投弹手藤井鄙夷地说：“作战部的那些混蛋说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看就像个脏老头。”

“但它却是通往重庆的前哨站，战略位置非同一般，否则，总部不会派我们来执行这个特殊任务的。”这句话增田已经跟藤井说过多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这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老是抱怨这次行动，说就跟做贼似的。增田说完从后视镜里瞟去，发现藤井根本没有作好准备，而是像一个旅行者那样对这座城市指指点点，不由得大为光火，大声说：“你怎么还不投弹？非要敌人的炮火把你打中，你才会投吗？”

“是！”藤井迅速穿上防护服，握住了撒播器的开关。他的脸上露出了奸邪的笑容，冲着飞机底下黑压压的城市，吹起了口哨。他摩挲着那红色的按钮，轻声说：“我的宝贝，这下就看你们的了。哈哈，噢！”

为了能够让“死神的种子”尽可能无损地投放到地面上，

增田冒着被防空炮火击中的危险，将飞机的高度降至五十米，远远地能够看到街道上仓皇逃窜的人流。

“放！”

“是！”

撒播器的开关卡壳了，藤井汗流浃背地一阵鼓捣。“这些调皮的家伙！”一枚炮弹紧贴着机窗擦身而过，巨大的气浪让飞机像波浪中的小船那样剧烈摇晃起来，藤井站立不稳，被重重地摔在了机板上。

“怎么啦？”

“它们还赖着不肯下去，这群讨厌鬼！”

“没用的东西。”增田小心翼翼地穿过炮火丛林，赶紧掉转机头，躲进了高高的云层里。

惊魂未定的增田恨不得离开机仓，去扇藤井的耳光。这么重大的任务，起飞之前反复叮嘱，要他仔细检查，特别是撒播器，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但这个肥得像猪样只会说三道四的乳臭小儿，竟敢如此大意！增田强忍着没有破口大骂。他知道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让藤井心平气和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并迅速解决它。当飞机升到相对安全的千米高空时，身后传来藤井的一声欢呼：“总算找到撒播器卡壳的原因了，不过是一根线松了。”

“你确定没有问题了？”

“没事了，长官。”

增田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他一掉头，飞机在空中画一道刀锋似的弧线，折转身来，俯冲而下。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市中心。

“看见那条河了吗，河边一带是他们的市中心，等我降到最低高度时，你就把撒播器打开，知道吗？”增田简短地命令道。

“它们已经等着不耐烦了。”

飞机从沅水河对岸俯冲而下，几乎贴着低矮的房顶擦过。

早已作好准备的藤井迅速打开了撒播器的门，两道黑烟从飞机两翼喷出，随着飞机的转动，在空中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再见了小东西，这下就看你们的了。”藤井像在跟一群亲密的战友告别，深情款款。倾泻而下的黑烟就好像往一杯浑浊的水里撒了一把煤灰，城市上空立即变得污浊不堪。一脸严肃的增田，此时也心情舒畅，对藤井说：“那些愚蠢的中国人还以为是炸弹呢，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哈哈……”

“可不是吗，他们逃命的样子真是可笑啊。”

“太田大佐，我们已经完成对第一目标的攻击。”增田被那些讨厌的响尾蛇咬住不放。飞机左右摇晃着，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增田的耳机里传来一阵吼叫。“好极了，继续攻击下一个目标！”

“……是！”增田笑着回答。

飞机躲进云层，瞅准机会，再次撕开浓雾凌空劈下，将厚厚的云雾劈成两半，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飞向下一个目标……

“死神的种子”如同雨点一般从飞机的尾部倾泻而下，像一阵暴风雨般洒落在这座长不足三公里、宽不足一公里城市的大小角落。

一场灾难从此开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离奇的轰炸

[1]

连日来的失眠令第五任常德县长曾通达憔悴不堪。他平生有两大恨：日本人和失眠。日本人让他这个县长当得索然无味，而失眠则令他辗转反侧。自从日本人攻陷武汉以后，他就很少睡个安稳觉。昨天夜里，他挨到后半夜才睡着，刚睡迷糊一点，就听到尖厉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起。

披衣下床，抓住电话。这是一条战时专线，直接连着防空指挥部。

“怎么回事？”曾通达问道。

“第六战区长官部情报处的命令，说有一架日本飞机正在朝我方向飞来。”电话那头传来刘止孝疲惫的声音。

“这次你可给我弄清楚了？”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刘止孝喝醉了酒，把那防空警报的手柄当成了猪蹄子，使劲一掰，结果警报声四起，全城人跑得气喘吁吁，差点没挤死在防空洞里。第二次刘止孝和他老婆在防空值班室打架，他老婆肥大的屁股碰到了警报器，害得全城人又跟着受了一次罪。刘止孝的老婆是常德城最有名的悍妇，她身高有一米八，虎背熊腰，嗓门大得惊人。传闻在汉口时，她一个人将三个企图强奸她的日本兵

全部杀死，连夜跑到常德，嫁给了比她小七岁的刘止孝。这个脾气暴躁的婆娘，视刘止孝为下饭菜，有事无事把他修理一顿。两人打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但奇怪的是，打打闹闹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打过之后，过不了两个时辰，两口子又抱在一起亲嘴。曾通达担心他这一次又跟上两次一样，还是一个假警报。

“千真万确，是、是真的。”因为太过紧张，刘止孝越想证明是真的，听起来就越像假的。

“不是猪蹄子，也不是你老婆的屁股？”

“县长，事不过三，我就不怕挨枪子儿？这回绝对是真的。”刘止孝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

曾通达挂掉电话，屋子里黑压压站了一群人。他的父母亲、妻子、小孩及佣人都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睡眼惺忪地望着他，六神无主的样子。夫人冯珠儿小心翼翼地问道：“该不是又像前两次一样吧？”曾通达把手一挥，“管他是真是假，先躲进去再说。”

于是一家人由佣人曾贵带着，汇入了躲避空袭的人流。曾通达出门时才发现外面起了大雾，天地之间已经混沌不清，匆匆闪过的人流如同鬼影幢幢。

武汉失守以来，常德空袭不断。这几年所谓的市政工程就是修防空洞，把地下挖出一个个的洞穴，有些简陋的就跟老鼠洞没什么区别。

令人头疼的是，常德是一个水窝子，从城市中心横穿而过的沅水河，将常德城地下滋润成了一个烂泥坑，而防空洞的要求又很高，不仅上面要有坚硬的岩石和泥土，里面也要干燥通风。尽管挖了不少，但真正有用的还是微乎其微。

曾贵领着曾通达一家老小随着人流往城外七里桥方向涌去。

曾通达落在人群后面，他对于刘止孝这次的防空警报充满怀疑。和日本飞机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慢慢地也就摸出了他

们的规律，他们轰炸的时间一般是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而来。铺天盖地，大摇大摆，像来参加一场空中聚会。城市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防空警报就像某个饱受凌辱的女人发出阵阵哀鸣……戏耍够了，狂欢够了，油料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那群蝗虫们才恋恋不舍地掉转机头返回。

现在是早晨六点多钟，还下着大雾，连轰炸的目标都看不清楚，它们来干什么？而且还只有一架飞机。

曾通达这样想着，左右肩膀被一个个仓皇逃命的人撞得生疼，那些拖家带口的居民，在防空警报的催促下，像一队队急着上水的鱼密集而迫切。轰炸中最为可怜的还是那些平民，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中痛苦挣扎，房子被炸毁，牲畜被炸死，亲人朝不保夕。他们对日寇的飞机充满了极大的恐惧，有的人甚至吓得小便失禁，连襁褓中的婴儿听到警报声也会懂事地噤若寒蝉。

就好像人分为三六九等一样，防空洞也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几个档次。大户人家有自己专用的防空洞，学校、医院和县政府等单位都有各自的防空洞。这种防空洞大多比较整洁干净，里面的家具用品一应俱全，进入里面后，不拥挤，不潮湿，泡上一壶茶，几个人打牌下棋，视外面浓烟翻滚的轰炸如无物，超然物外，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而供居民使用的防空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成百上千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挤在狭小潮湿的防空洞里，仿佛又回到了旧石器时代，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与老鼠和各种爬行动物为伴，惊恐万状。

七里桥防空洞是城里最大的一个防空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此时防空洞里人声鼎沸，一家一家都在清点自己的人数，有些还站在洞口向外面大声喊着某个人的名字，把本来不大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有人被踩痛了脚，站在洞口破口大骂。形势一片混乱。曾通达完全可以进入到县政府专用的防空洞，但由于情况紧急，浓雾之中辨不清方向，惊慌

失措的曾贵领着家人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破烂的居民防空洞。

曾通达睡眠不好，再加上怪曾贵走错了地方，心情十分烦躁，便捡了一根棍子，把赖在洞口的人往里面拨，说："让开让开，别个不得进来。"洞里的空间已经被人们占满，每挪动一下脚步，都会碰到一团肉乎乎的东西，随即传来一声轻微的呻吟，曾通达就说："操，一窝老鼠。"

经过十几分钟的嘈杂与混乱，洞外的人越来越少，洞里的人越来越多。飞机越来越近，人们这才渐渐平息下来。飞机的轰鸣声龙卷风一样从人们头顶刮过，有些胆大的就将头伸到洞外。那只"乌鸦"穿过层层大雾，从他们的头顶一掠而过，机翼上那块"狗皮膏药"清晰可见。站在外面的人朝天空吐口水、扔石头，用这种无谓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怒。

"县长，老爷和老太太、太太、小少爷都安顿好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飞机过后，曾贵翻越层层人墙走到曾通达身边。

"你把他们照顾好就行，我还要到其他几个地方去看看。"曾通达被飞机的轰鸣声一轰，像打了强心针似的，恢复了往日的精神，重新挤出来寻找沅安镇公所和警察署的人。

按照规定，沅安镇公所和警察署的人应该还在外面疏导混乱的人流。

警察署长李永年骑着一匹东洋马，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黑衣警察，出现在城门口。为了不引起飞机的注意，他们一律在头上罩了一顶和瓦片颜色一致的斗笠，看上去像一队赶尸回来的神汉。李永年没有戴斗笠，衣着整齐地坐在马上，不时地大声催促那些磨磨蹭蹭的老百姓："快点快点，躲到防空洞里去！"

沅安镇公所的保甲长也带着保丁，跟在警察后面挨家挨户地捶门，把那些还赖在热被窝里的人叫醒。

李永年的哥哥在新成立的第六战区当一名团长，去年他过生日时，把这匹缴获来的东洋马连同一把东洋军刀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李永年对这匹日本鬼子的马珍爱不已，时不时地

骑上它到街上兜一圈。

曾通达对日本人的东西深恶痛绝，对李永年骑鬼子的马颇有微词，但那毕竟是人家哥哥缴获来的战利品，不好多嘴。

李永年原本是一个无名小卒，曾通达看中了他一身好武艺，格外关照，屡次提拔，直至警察署长。他那杀猪为生的爹喜不自禁，逢人就夸说他家祖先积德，两个儿子一个是团长一个是警察署长，门庭风光。李永年也的确帮曾通达办了不少棘手的事，为他在本县主政树立了威信。但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酒，逢饮必醉，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防空警报渐渐驱散浓雾，天空中开始有了一丝血色。街上的脚步声渐渐地稀落下来，偶尔一两个落在后面的，也是一路狂奔。李永年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曾通达，忙催马过来，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不要命了？"

曾通达没好气地说："岂有此理！"

李永年一听是曾通达的声音，赶紧跳下马，说："是县长大人啊，我正派弟兄们四处找您呢。"

"城里还有人吗？"

"估计差不多了。"

"什么叫估计？我还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呢！快去！再仔细搜一遍，特别是常德医院那边，秦院长一个人只怕忙不过来。"

李永年扭头对近处一个小个子警察喊："陈队长，带上你的人到常德医院去看看，顺便再捶一遍门，把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都给我叫出来！"

正说着，飞机又来了，轰鸣声盖住了说话的声音。李永年赶紧拉着曾通达跑进防空洞里，而站在街头的警察则就近躲在了屋檐底下，避免自己成为飞机扫射的目标。

进到防空洞里，李永年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霉味扑鼻而来，眼睛好半天才适应过来。他推了曾通达一把，说："曾县长，你先进去，我去牵马。"

曾通达笑笑说："你放心好了，飞机不敢炸你那匹马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是同类。"

李永年知道曾通达对他这匹东洋马看不顺眼，恨不得日本飞机把它炸个四脚朝天，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老大不舒服。马是不可能进到防空洞里来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牢固点的地方拴住。正拴着马，吉济堂的掌柜兼常德中医药协会会长裘忠诚斜挎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药箱慢吞吞地走过来，指着李永年的马说："你这马有病，要赶紧医哩。"李永年心里说："你才有病呢，这马日过你祖宗了？"但脸上仍旧朝裘忠诚笑了笑，指着防空洞说："你怎么才来？快进去！"仿佛防空洞里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总有一些人姗姗来迟。裘忠诚冲他挥了挥手，低着头钻进了防空洞里。

那架97式轻型轰炸机飞得很低，用肉眼看也不过百多米的高度。站在洞口的曾通达从一个警察手中抢过枪，瞅着飞机俯冲下来的工夫，抬手就是一枪，可惜没有打中。站在不远处的裘忠诚笑道："曾县长，你以为那是一只鸟啊，要是枪能打下来，还要防空炮干什么？"

"裘会长，你是不晓得，城里那些防空炮火根本就是一群虚张声势的狗，除了会浪费弹药以外，毫无用处。"曾通达把枪还给那个警察，抱怨说，"那些防空士兵都是捂着耳朵放炮，连眼睛也不敢朝天空看一下。每次空袭日本飞机都大摇大摆地来，大摇大摆地走。"

那架日本飞机的速度极快，一眨眼工夫就钻进了云雾里。曾通达赶紧捂着耳朵缩着脖子，等着半空中传来的爆炸声。但四周一片寂静，什么响声也没有听到。

拴完马回来的李永年一个劲地掏耳屎，大声问道："是不是我的耳朵聋了？"

曾通达揪着他的耳朵看了半天，然后对着那里面大吼一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